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 第二十九回 返虞城痛惜親骨肉 回懷慶欣遇舊知交

詞曰：枝上流鶯和淚聞，新啼痕間舊啼痕。一春魚雁無消息，千里關山勞夢魂。無聊賴，對芳樽，安排腸斷耐黃昏。片言驚報天涯外，喜得恩公已到門！

——右調《鷓鴣天》

且說林桂芳將各項交代清楚，擇了吉日起身。朱文煒歡歡喜喜，跟了赴任。一入了河南地界，便向林岱商議，言：「懷慶在省城西北，歸德在省城正南，相去各三百餘里；兄弟意見，想要分頭回家看望，不知哥哥以為何如？」林岱道：「論起來最屬便當。但老弟一路同來上任，又是家父大喜事，今半路別去，著家父豈不怪你重家鄉、薄友誼麼？況家父還要先到省城，才赴新任，家眷也無人照管；不如我與老弟先同家眷到懷慶，俟家父上任後，我同老弟去虞城縣如何？如令兄若有不端的舉動，也不在刻下這見日。」朱文煒聽了，不好過於執滯，只得同去懷慶，耐心等候。過了幾天，林桂芳到任，諸事俱畢，林岱、文煒陳說要回虞城縣探家。桂芳道：「這是情理上應該速去的。今日天氣尚早，著他今日起身，你與他帶上一千兩銀子，著兩個家人，四個兵，送他去，安頓住，教他來與我辦事，守著老婆學不出人來。」林岱道：「孩兒也要同去走遭，往返個過八九天，即回。若他令兄有可惡處，也好與朱兄弟做個幫手。」桂芳連連點頭道：「著！著！若那狗娘養的把朱相公的女人嫁了別人，你可拿我的名帖，親到虞城縣衙門，將這奴才的萬惡，詳細和知縣說知，務必拿他去夾三夾棍，追問下落並田產銀錢；若是被文魁家兩口子害了性命，就著他兩口子抵償。若縣官不認真辦理，你和他說，我就敘明前後情由，連他也參奏了；他不要看得我們武官太無能！你就同他去罷。他家中若有耽延，你可先回。」林岱告知文煒，文煒大喜，親到桂芳前千恩萬謝。嚴氏又著林岱暗中帶了五百兩，到虞城縣送文煒。

兩人同段誠跟隨了家人、兵丁，一路騎馬行來。過了歸德，一直向虞城急趨；遠遠的看見柏葉村，把一個文煒急得恨不一步飛去。及至見了自己的家門，心上又亂跳起來。到門前下了馬，讓林岱先去，自己後隨。剛走入大門，只見二門內出來個人，問道：「是那裡的？」又看文煒、段誠兩人，大驚道：「原來二相公、段大哥都還在麼？」文煒認得是本村謝監生家人，問道：「你來我家做什麼？」那人笑道：「兩月前，這房子還是二相公家的，如今令兄賣與我們主人了。」文煒驚道：「搬到那裡去了？」那人道：「搬到大街巷吳餅鋪對門兒。」文煒也顧不得讓林岱先行，自己大一步小一步的亂奔。街上有許多熟識問他，他總是飛走；走到吳餅鋪對門房外，往內一看，見李必壽家女人在院中洗衣服。走入院中，李必壽出來，見文煒同段誠，又跟著許多人並馬匹，把眼到直瞪了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文煒忙問道：「家眷都在何處？大相公在那裡？為何止是你夫妻兩個在此？」李必壽見問，方才上前叩頭，說道：「大相公數日前帶了三百多銀子出門去，說要去四川尋找二相公。小人說去年大相公回家，說二相公和段誠在川江中有不好的話，怎麼又去找尋？大相公說『放屁！你少胡說！』與小人留下兩銀子，家眷話容小人再稟。相公且同眾位客人到上房中坐。」說罷，眼裡有些要墮淚光景。文煒心緒如焚，連忙同林岱到上房，見地下止有一張桌子，放著酒壺一把，幾件盤碗之類；還有三四把破椅子，此外二無所有。忙問必壽道：「你快說家眷話！」必壽道：「還求相公恕小人無罪人，小人才敢直說。」段誠大喝道：「你只要句說實話就是了，有什麼怨罪不怨罪哩！」必壽道：「大相公回家後，一入門便大哭說：『老主人病故，二相公同段誠在川江遭風波，主僕俱死。』」文煒道：「想是你二主母認為真話，嫁人去了麼？」必壽道：「並未嫁人。大相公屢次著大主母勸二主母改嫁，二主母誓死不從。後來大相公將本村地上盡情出賣與本村謝監生，價銀二百兩，從四川帶來大約有二千兩，家中所有器物都賣了，小人不知數目；聽得小人老婆常說，有個要去山東住的意思。三月初八九前後，在張四胖子家賭錢，輸與山東青州府喬武舉現銀六百七十兩。到一日午後，大相公又去玩錢，吩咐小人今晚有人來搶親，你可專在門上等候，不必害怕，不可阻擋，小人不解是何原故；到三更時候，喬武舉帶了五六人，竟來搶親。」文煒聽了，渾身亂抖起來。

段誠忙問道：「搶去了沒有？到底要搶誰？這話說的有許多含糊露空處。」李必壽不由得悲噎起來。林岱道：「你且不必悲傷，只管快快的直說！」必壽又道：「不想喬武舉是個大盜，一入門先將小人捆綁，次將家中銀錢器物洗刷一空，小人彼時在昏憤之際，曾看見將頂轎子抬出去；到次日天明，大主母、二主母俱不見了，想是俱被賊人搶去。」文煒聽到此處，一腳跌翻在地下，不省人事。林岱同眾人攙扶叫喚，好半晌方才口過氣來，喉嚨中硬咽作聲。林岱道：「不怕了！」轉刻文煒放聲大哭起來，林岱在旁勸解。段誠向李必壽道：「怎麼我家女人也不見？」必壽道：「也是那日晚上不知去向。」段誠聽了，髮鬚倒豎，大怒道：「別人都被搶去，止你家兩口子都在！」手起一拳，將李必壽打的鼻口流血，趕上去又是幾腳。眾兵丁拉開。段誠大叫道：「二相公不必哭了！眼見得他與大相公那翁娘賊通同作弊，將二主母叫人家搶去，兩口子賣了房產地土，帶上銀子，遠奔他鄉，卻又虛張聲勢，說是強盜劫奪，防備我們後患；不知與了這賣主奴才多少銀子，替翁娘賊支吾！只將他夫妻兩個帶回衙門中，嚴刑追問，不怕他不說出實情！」李必壽家老婆跑來，在窗外大嚷道：「我男人句句都是實話，怎麼倒打起來了？」段誠道：「我還要打你這大蛋淫婦奴才！為什麼不搶著你去？」說罷，撲出去就打。

林岱道：「段總管不必動手，聽我說。這樣一件大盜案，豈是地方上人沒見聞的？只用將鄰里人等請幾個來一問，真假自然明白。」李必壽道：「這位爺說的是，我此刻就去請來。」段誠道：「你順便逃走了罷？我同你去！」兩人一齊出門。不多時，倒領來一百餘人。原來人都知道文煒死在川江，今日聽見回來，又是一件奇事，因此就有此許多人。林岱拉了文煒到院中，眾人有大半認得文煒的，各舉手慰勞；文煒向眾人一揖，然後問道：「敢問寒家何以一敗至此？懇求詳告！」眾人道：「令兄輸與姓喬的六百多銀子，這是合村人都知道的；後來令兄到袁鬼廝店中，與姓喬的說話，將六百銀子又拿回家去，這也有人見過的；不知怎麼到三月一日夜半，被賊搶劫一空；第二日早間，親眼還看見李必壽在庭柱上綁著，我們大家才解放了他。令兄氣極，一頭碰在門上，幾乎碰死；又知道沒了三個婦人，喬武舉也不知去向。令兄現有呈狀在本縣，告他明火劫財，搶去內眷，刻下現在嚴拿；令兄數日前還在這裡，近日不知那裡去了。但他屢次向我們說二相公同段大哥死在川江，怎麼又回來了？」林岱將文煒在四川並自己的事，詳細說了一遍。眾人聽了，無不唾罵；都說朱文魁是人中豬狗，天報的甚速！只是可惜把二相公夫人並段大嫂也陪墊在裡頭。今日我們才明白這小廝的為人。眼見得那日早間，親去尋姓喬的說話，又聽得同吃了飯，那就是賣二相公的夫人去了，若不是這話，已經輸了的六百多銀子，姓喬的為什麼教他拿回？搶親是怕二相公夫人不肯嫁，兩人必是商量明白的。這小廝只圖內裡清淨，不想反中了喬賊的絕戶計！段誠道：「拿回這六百銀子話，李必壽這天打雷誅的狗男女，他適才就沒說到；是搶親的話，他說大相公和他說過。」眾人問李必壽道：「果然和你說過麼？」李必壽道：「拿回六百銀子，我實實未見；說一日晚上有人來搶親，你不必阻擋，也不必害怕，這話是實實有的。我有什麼天打雷誅、欺主人處？」眾人俱拍手大笑，道：「何如疑他是商量通的？果然就是！真是豬狗虎狼不吃的東西，只是殺害的二相公太苦了！」段誠又說起老主人在任患病，他暗中和醫生商通，用極狠虎的藥，將老主人毒死，要全得家業！眾人道：「二相公不必苦惱了，他將令尊還下此毒手，何況於你？」又有幾個道：「這小廝數天不見，必是和喬賊一路去了，卻報官告狀，虛弄聲勢，害鄰里，害捕役。要知道搶親的話，就是他煩人搬取家眷的鬼計。」又有幾個道：「我們留心看他，情急得了不得，搬家眷和喬賊一路去，不象之至！看來是個招神引鬼，吃大虧苦了。」文煒又放聲大哭，眾人無不慨歎。林岱勸道：「適才眾位的議論，一點不錯，萬事都是命定，你二多歲人，怕沒個好姻緣配你？至于家財，你我當漢子的越發不必計較。你昔日成就了你的夫妻，又因我拆散了你的夫妻，此地還有什麼留戀處？同回懷慶，再做良謀為第一。」文煒痛哭道：「我如今死又不忍，生亦無趣，有家弄成無家，也只得回懷慶苟延。」段誠道：「兩個主母被賊搶去。」林岱道：「想必你的女人也生得不錯。」眾人都大笑起來。林岱道：「今日日已沉西，我們就在此買點東西吃，住上一夜；兵丁馬匹著每個店房安歇，定於明早起身。」段誠道：「林大爺所見甚是，我還要著實審問李必壽情由。」眾人都都陸續散了。晚間吃罷飯，文煒同段誠，又

將李必壽夫妻細細的訊問了一番。次日，方才起身而去。

且說於冰在碧霞宮，又傳與城壁凝神煉氣口訣。過了幾日，二鬼回來，詳言：「先到荊州，不意林桂芳已赴懷慶總兵官任；小鬼等趕至懷慶，始查知朱文煒、段誠俱在林總兵署中，相待甚厚。兩三日前，同林岱去探家鄉，小鬼等怕有意外之變，暗中隨行；他已備知家中前後事體，痛不欲生。林岱解勸，仍回懷慶。如今他哥哥聞有去四川之說，未知確否。但他也去有數日了，因此來遲幾天，今特交法旨。」於冰收了二鬼，心下想道：「姜氏年青，我兒子亦在少年，異姓男女安可久在一處？設或彼此有一念悖謬，不惟陰功不積，且與子孫留一番淫債。今林岱父子相待文煒甚厚，將來必幫助銀兩，教他另立家業；不如我去與他說知原由，著文煒到我家搬取家眷，豈不完全了一節心事？隨到房內向城壁等說知，去河南有一件事要辦。城壁道：「幾時回來？」於冰道：「去去就來。」說畢，出廟架遁光，早至懷慶府城外。入城到總兵衙門前，見有許多官弁出入，於冰上前問道：「有一個歸德府虞城縣秀才朱文煒，並他的家人段誠，藉重諸位，請他出來，我有要緊話說。」眾兵道：「你姓甚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我姓張，是他同村居住的人。」兵丁回了巡捕，傳將入去；不多時文煒同段誠出來，兩人看見是冷於冰，主僕就要叩拜，於冰扶住道：「此地非講話之所，我見衙門東首有一座關帝廟，可同到那邊去來。」文煒道：「請恩公老先生到衙門中敘談，何如？」於冰道：「我生平懶於應酬，不如到廟裡說話為便。」三人到了廟內，道士問做甚麼。段誠道：「是鎮台大人衙門中人，到此說幾句話。」道士連忙開客房讓坐。於冰道：「老羽士請便，我們有事要相商。」道士迴避，燒茶去了。主僕二人又從新叩拜，問到此地原由。於冰道：「日前你和林岱到貴莊探家，竟空往返了一遭。」文煒驚問道：「老先生何由知道？」於冰笑道：「我也是今日方知。」文煒兩眼淚下，正欲訴說他哥哥話，於冰道：「不用你說，我已盡知。」於冰將文魁事略言大概，文煒、段誠早驚服得如見神明。又道：「自龍神廟與你二人別後，我午間即到貴莊。」段誠道：「老爺何以如此快走？」於冰笑道：「我一天可行二三萬里，四川到河南能有幾許路？」隨將文魁在袁鬼廝店中教喬大雄搶親起，直說至如何遇姜氏並歐陽氏，兩人女扮男裝，在店中層層問答的話；如何僱車打發起身，如何暗中著二鬼護送，於某月日到成安自己家中，留住至今，詳詳細細說了一遍。主僕二人又驚服，又喜歡，扒倒一齊叩頭。於冰扶起道：「我係從山東泰山碧霞宮才動身到此，一則安你主僕身心，二則說與你知道，你也該辭了林總兵父子，速去到寒家搬取令夫人回鄉，另立家業方好。」說畢，舉手道：「我去了！千萬不可羈遲。」主僕二人欣喜欲狂，又扒在地下一上一下的叩頭。於冰扶起文煒，又再四苦留，定要請入衙門內。於冰大笑道：「我豈能與仕途人周旋耶？」說著，走出廟來。主僕見留不住，要相送出城。於冰道：「你們若如此，我異日一事也不敢照料了。」兩人只得目送於冰而去，方回衙門。

林岱不見文煒主僕，正要查問，只見他主僕歡歡喜喜入房來。見林桂芳正在，文煒喜極，便將適才見冷於冰如何長短，說了一番。桂芳大嚷道：「這真是真奇人！真聖賢中人！你們為何不請他入來，我見一見？」文煒、段誠又說苦留不住的話，桂芳連連頓足道：「這是我福分薄，不得遇此神仙。罷了！罷了！」林岱道：「頃刻功夫，就駕雲也得出了城，可傳與轅門上官弁兵丁人等，速刻分八面追趕，兒與朱兄弟同去方妥。」桂芳道：「快去，快去！你們後生家，出了衙門就跑。」內堂官傳出來，頃刻，眾兵分門追趕。於冰剛走到東頭盡頭處，只見幾個兵丁沒命的跑來，問道：「尊駕可是冷先生麼？」於冰道：「我姓張。」那幾個兵丁私相議論，雖不往回請，卻也跟住不放，早有一個跑回去了。少刻，文煒、林岱跑來，大叫道：「冷老先生少留步！」於冰回頭一看，見是文煒和一個雄偉大漢同來，後面還有幾個兵丁和幾個將官。於冰站住，問文煒道：「你來又有何事？」林岱忙上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家父係本府總兵官，姓林名桂芳，久仰老先生大名，適才因朱義弟未曾請入署中，家父甚是嫌怨，今著晚生星馳趕來，請仙駕入城一會。」於冰還禮畢，將林岱仔細一看，見他生得虎頭燕額，猿臂熊腰，身材凜凜，象國家棟樑之器。向林岱道：「學生從不到城市中，適因朱兄有一小事，理合通知，何敢勞鎮台大人相招？煩向大人前委宛道及，不能如命。」說罷，舉手告別。林岱又復行跪請。於冰見他意甚誠虔，連忙扶起，道：「公子必欲我入城，我只在與朱兄說話的關帝廟內，與大人暫時一面，方敢從命。」林岱道：「得仙駕少留，無不遵依。」說罷，三人綴步回在廟中，眾兵丁飛報林總兵去了。

正是：

煙霞三島客，風月一林秋；若遇知音者，隨地可羈留。